

钩玄发微

三花仙翁自写真

赵孟頫的自画像——《人骑图》

赵 华

《人骑图》是湖州籍元代大书画家赵孟頫的自画像，这个判断由明确的图像、诗词描述相较得出，最早在《赵孟頫同知济南考》一文发表，收录于2020年出版的专著《赵孟頫闲居考》，又以此为《元画全集》撰写说明。近无意间查到赵由辰题诗中“三花趣”的典故，又从受画者赵孟頫的行迹推知其受赠情由，都支持这一预见性判断。

由图像出发



元 赵孟頫 人骑图
（纸本。设色。纵30.0厘米，横52.0厘米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）

很早就有人怀疑《人骑图》是赵孟頫的自画像，但只有单纯怀疑，一直没有证据。在研究赵孟頫同知济南时期致田师孟《专遣急足帖》的过程中，笔者发现赵孟頫的一位重要交往——“史总管”，此人姓史名炜，是史天泽之后。赵孟頫同知济南，初到不久即因与前任交接中的“打算”（财务审计）问题停职，期间辅助史炜管理钱粮。至元三十一年（1294），史炜赴任江东建康道肃政廉访使，赵孟頫以诗、画赠别。

史炜到江南，见到戴表元，戴表元《剡源佚诗》卷六有诗《史廉访自济南来江东，时赵子昂同知府事，画其所乘玉鼻骢以为赠》二首，第二首描述了赵孟頫的自画像：南来雨汗赤鲜鲜，齐楚江山路数千。忽见赵侯疏散处，解鞍振鬣一脩然。

一僊唐妆亦自佳，朱袍束带软乌纱。还渠照影清溪水，满地西风苜蓿花。

两年后的《人骑图》，拖尾有赵孟頫侄儿赵由辰的题诗一首，与戴诗一如：乌帽朱衣玉束腰，鸣鞭飞鞚五陵豪。仙翁妙得三花趣，神品何人可并高。

戴表元诗中孟頫“唐妆”“朱袍”“束带”“软乌纱”，所乘“玉鼻骢”即白鼻赤马，赵由辰诗中《人骑图》“朱衣”“玉束腰”“乌帽”，与《人骑图》一一相映。戴表

莒上漫笔

徐 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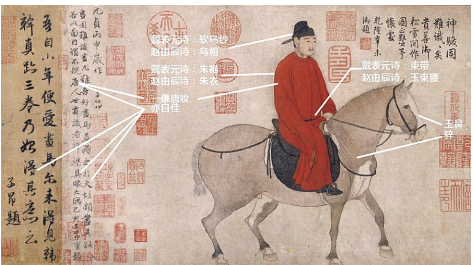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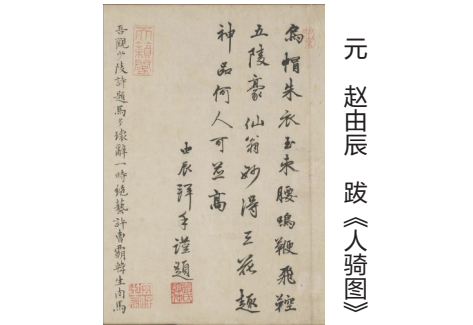
在湖城的骆驼桥北堍，沿湖州大厦、红旗路口、宝路大厦和爱山商业大厦、人民路口、北街口道路交会的地方，过去，地名称“鱼巷口”。

据有关资料介绍，鱼巷口雏形于晚清，到了辛亥革命后，志成路、同岑路、原人民公园（现在的爱山广场）还没有开发建成（直到1923年，才将旧府署内的便道改建成南北、东西向道路各一条）。从北门奉胜门到骆驼桥，还有古老的运粮河。始建于清宣统元年（1909），在北门田盛街上的公益丝厂（湖州丝厂的前身），居家在南街、衣裳街、东街的女工（俗称“湖丝阿姐”）都要沿着运粮河边的运河街，或沿太和坊上下班，在鱼巷口结伴同行或分手道别。而当时城内几条以青石板、碎石和泥土为路面，狭窄且又脏乱差的小街，都通向鱼巷口，又因四乡农民将装有农副产品和水产品的小船停靠于骆驼桥下，挑着担子或臂挎竹篮上岸沿途叫卖，因此，人们都在鱼巷口一带活动，鱼巷口的周围也就先后开设了许多商店，著名的有清光绪十五年（1889）从菱湖迁来的震远同茶食商店、丰大布店、大盛布店、同泰昌百货店、瑞泰南货店以及在1931年诸老大粽子茶食新店等，成为城内最繁华热闹的地方。

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后，湖城开始慢慢地改变环境。因鱼巷口地处几条道路的交会处，改变旧貌势在必行。在1925年，曾任上海《申报》的董事长，湖州籍的潘公展回湖省亲，应湖州三余学社邀请，在该学社礼堂演讲《理想中的新湖州》，他说道：“拆卸城墙，同时不可不建筑马路，添设桥梁，利便车辆交通。单就湖州城内说，起码应该有五条干路造成：（1）由潘公桥、大通桥，经北门城基和北街到鱼巷口。（2）由三元洞府，经紫城巷、太和坊到鱼巷口。（3）由西门，经县前街、黄沙路、府前、彩凤坊到鱼巷口。（4）由岷山，经南门城基、南街、仪凤桥、衣裳街到彩凤坊。（5）由东门城基，经东街，过骆驼桥到鱼巷口……”

潘公展在演讲中提到的五条道路，其中

元对于画中人神情态度的描述也与赵孟頫本人题跋中“自得其意”的心情一致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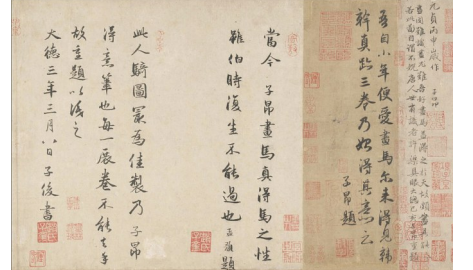
《人骑图》题跋与戴表元、赵由辰诗中描述的比较

赵由辰的诗中更有“仙翁妙得三花趣，神品何人可并高。”一句，典出苏轼《三朵花》诗序：“房州通判许安世，以书遗余言：‘吾州有异人，常戴三朵花，莫知其姓名，郡人因以三朵花名之。能作诗，皆神仙意。又能自写真，人有得之者。’许欲以一本见惠，乃为作此诗。”

赵由辰的用典极其浅显，三花仙翁自写真，《人骑图》就是赵孟頫自画像，没有一丝一毫疑问。

图像里的手足情深

卷后赵孟頫第二跋：“每一展卷不能去手，故重题以识之”，能多次展卷、重题，可知题的是赵孟頫赠送的一卷画作。



赵孟頫、赵孟頫手足情深同题《人骑图》

鱼巷口的变迁



骆驼桥旧影



今骆驼桥雕塑群

就有四条汇集到鱼巷口，这说明鱼巷口在百年前已成为道路交会的地方。但这不是他的独有见解，他只是根据当时湖州城内的实际交通情况加以归纳说明而已。

百年历史变迁，在湖城内交通发展的历史中，20世纪初的五条干路，现在还都存在，且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。1948年时，在湖州城厢街巷等级中，鱼巷口虽被列为一等街，但街面宽度不足10米。新中国成立后，鱼巷口的旧貌逐步发生变化，道路拓宽，商店变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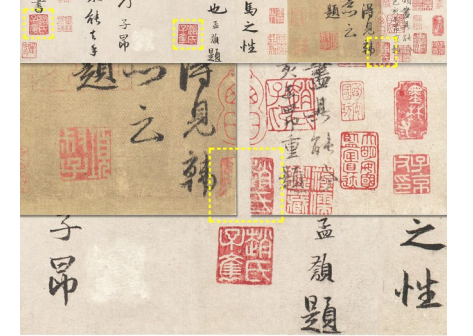
20世纪50年代初期，在原来的大丰布店旧址上，建造国营中国百货公司湖州分公司（后更名湖州市第一百货公司），以后又兼并邻旁的大盛布店、日生蜡烛店、湖州刻字社门市部等商店，扩建为现在的爱山商业大厦和宝路大厦；1958年，填平古运粮河，扩建人民路；1986年5月，在骆驼桥西堍，拆除湖州生产（生活）资料公司门市部、湖州饮服公司门市部和湖州饭店，建起湖州大厦；1993年2月，北街进

那么，此跋与《人骑图》是否移配嫁接，图跋无关呢？不是没有这样的担心。

《人骑图》后隔水有自题：“吾自小年便爱画马，尔来得见韩干真迹三卷，乃始得其意云。子昂题”，全用米法，符合元贞时期风格。

查《珊瑚网》、《式古堂书画汇考》著录《韩马图》一卷，题跋累累，亦有：“吾自小年便爱画马，尔来得此见韩干真迹，乃始得其意云。子昂题”，文字略有出入，于是有人怀疑《人骑图》为移配。

然而题中用语“三卷”“重题”，隔水骑缝赵孟頫“大雅”、赵孟頫“赵子隽氏”印以及项子京藏印，虽有较大损失，但都能还原，显为原题而非拆配。



赵孟頫将书画印兼作收藏印

《韩马图》的两条著录时间都在项子京后，疑与项氏作伪有关，参考拙著《虚构的鉴藏史——项元汴的虚构和虚构的赵孟頫》，专门谈项元汴数量庞大的摹古书画和作伪问题。

按赵孟頫所撰《先侍郎阡表》，大德元年（1297）时，赵孟頫为“承务郎、同知南剑州”。南唐始置南剑州，元至元十五年（1278），升南剑路，后改延平路，下路，在今天福建省南平市。

从元贞二年（1296）赵孟頫自画，到大德三年（1299）赵孟頫题跋和赵孟頫重题，刚好三年，按《元典章》卷八《吏部卷二》“外任官员三周年为一考”，可知，赵孟頫将《人骑图》送给赵孟頫，正是因为赵孟頫即将远行。

胶片影像时代，亲友分别，普遍有将自己照片赠送给对方留念的习惯。其实这样的习惯自古就有，古代没有摄影术，则往往以随身之物相赠，如玉佩、青丝等等，所谓睹物思人。画家能画人像，尤其是能画自画像，相当于提前步入影像时代，自画像是离别赠送的最好礼物。包括赵孟頫画赠史廉访，都是相同情景。

而赵孟頫一跋再跋，“每一展卷，不能去手”，相思之情，溢于画表。

探故寻源

郑 谦 生

有好友从湖州过来，专程要去看安吉的古城墙。

因为我打小就生活在这座古城里，后来我慢慢长大、读书，对这座城池的了解也慢慢地加深，有了新的认知。

自汉灵帝中平二年(185)，安吉建县，曾先后在天目乡、玉磬山东南等地设过县治，唐天祐四年(907)，才迁马家渡西，就是现在的安城。

见《嘉泰吴兴记》卷二：“今县在故郛城之南，……面大溪，望天目浮玉群峰，直去五十余里。左苕溪，右玉磬山岩。县无城郭，有六门，惟西北二门有名，余皆无名。西曰：齐云门；北曰迎恩门”。这里从此成为了安吉州、县治地。清同治《安吉县志》中说，“塘壑(城墙沟豁)金汤慎固，封守责有攸归，岂得漫凭众志。州城建自明初，次第经营，遂成保障，以时修繕其。”

据同治版《安吉县志》载：元至正十六年丙申(1356年)，明兵攻克安吉，明军中的元帅费恩和总管张俊德奉令来守卫安吉，开始筑建土城，将四门连接起来。设四门：东曰宾阳(迎春)，南曰丽正(朝阳)，西曰宝成(迎恩)，北曰拱宸(迎风)。”并开挖护城河，分设四桥(跨护城河)。明洪武五至六年(1372—1373)又分建了四座谯楼，这座城池开始基本成型。平面略呈桃形，城墙的一周有3335米，城内东西长约600米，南北宽约550米，包括护城河总面积约0.5平方公里。

后来“岁久城圯，城濠湮塞。”明嘉靖三十一年（1552）知州林壁重修城墙并加高1米，当时仕人莫如爵撰写了《修城碑记》，较为详尽地记录了当时修城的必要和过程。嘉靖三十三年(1554)知州江一麟“简乡老之。可任者如千人，分任其役。”城墙延续六里，加高三尺，墙内用土垒，再用石块帮岸。城门上都安装了环钮、锁。此后又多次重修，才逐步形成现在的规模。从唐朝晚期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，安吉人以安城为中心，经营了长达1000多年的时间。

朋友到了，车停在东面城墙的公路缺口处，我便理所当然地当了一回导游，就从这里开始吧。

这里原来是古城墙的东门，建城时叫宾阳门，后来叫迎春门。在笔者儿时的记忆里，迎春门的石材质量和建筑工艺是最好的，上世纪八十年代因为建造马良公路，被拆除了。

据记载，当时城墙内外均有环城马道。城内马道用青砖或中间用卵石铺就，散水较大，只是现在已经不复存在。城外马道用青砖，两边用侧石铺就，散水相对较缓。我们逆时针方向绕城墙外侧的马道走一圈，漫步在环城马道上50米许，这里右侧的护城河上原有迎春桥，先吊桥，后建石桥，建安泗公路时拆除。

绕着斑驳的城墙走了一段，前面就是北门，北门拱券南北高低一致，原来的外拱为便于交通已拆除，用条石顺砌和丁字形交错的内拱上镶嵌有“澎山石荡”石刻，查千人俊《民国安吉新志稿·山水卷》，“澎山”的位置即在现在的马家渡南山回阜潭，以此可以确定当时修建城门的石料系回阜潭所取。

从门内的东侧爬上了城墙。旁边有一位老农告诉我们，当年内墙也是用块石包砌的。抬眼望去，护城河边有小广场，还有桑林、小屋，颇显江南人家的生气。横跨在护城河上的北门桥依然风采不减当年，我们便走近去看看。

宋《嘉泰吴兴志·下》中说：北门桥在县北小河。桃城匝着万山，唯这条县北小河北折而流，有时秋水暴涨，漫至城垣墙脚，这里无法通行，故而架设了这座北川桥。

从北门顺着马道继续西行，看着斑驳的城墙，望着那老墙面上肆意生长的青色、砖缝中扎根的植物，让我感受到了一个鲜活的老城墙。抚摸一下，尽管有些破旧、残缺，但我依然喜欢。马道右边护城河与斗堤平行向前，走不多远，西行的斗堤突然北折，新铺设的水泥路傍在护城河边，有条小河通过水泥路下的桥洞与护城河连通，这里应该是护城河的出处处。

往前,到了西门，城台建在台阶之上，走上六层台阶，向上望去，“宝城门”三个字依旧清晰可见。关门内侧可见放门轴的门楣和门栓洞。原来所有城台均设置内外两道城门，内城门开闭式具防御功能，在城门外边砌有石质闸槽，为防洪所置。在现存的城市门里，这里的最为完整。这就是安吉古城墙有别于其他城池建设的特别之处，城墙在历史上不仅具有防御功能，且具备防洪作用。且以便洪水到来之前，上闸板挡住洪水，这也是建筑设计的特点之处。

再向前行，要横穿一条公路，这就是过东门破城而出的安良公路，原本完整的城墙又有了一个大缺口。过公路二十米的样子，这里有道埋于地下的涵

洞，在城墙的内侧还清晰可见涵洞的入口，这是当时为排泄内涝设计的。再往前，前面有一段城墙到了这里有些微呈弧形的向内凹进，这里应该是城外最宽阔的地方，风光明媚宜人，当年这里应该是船坞。

顺着护城河东行百步许，上河坎，到了南门。

城门上方有“朝阳门”三字，楷书工整有力。城门洞的形状与其他并无多大区别，而城门较其他城门却要矮小很多。在南门右侧墙体，有一镶嵌在墙体上的石刻，碑文分两部分：上额是“聖人之門”，分两行排列，直书“文武官員軍民人等”。南城门的低矮是根据南高北低的地势精心设计的，是为了防洪的需要，即紧临西苕溪的南门相对较矮小，而北门则很高大，使得进水慢、泄洪快。

由南门再向东行，城墙内外都被杂乱的民居占据了，没办法，我们只能选择走护城河外，这不仅不能近距离走近古城墙，还需绕行一大段。

从南门到南门桥，也不过百十步路，这座桥，又名旱桥，在朝阳门外，所以也称朝阳桥。因护城河湮塞，桥被埋没，在上面铺设了水泥路。

向东上斗堤。这里原本是没有斗堤的，还是上世纪“农业学大寨”的时期，建了这一条“大寨卦”。现在因为西苕溪整治，堤上河边修建了游步道，全然变了模样，傍晚时分，散步的游人还是挺多的。

我记得这里原来有条“老龙坝”，是为了“引水入壕”，拦住西苕溪的水，灌进护城河。东南和西溪连接，清乾隆的《安吉州志》卷三中说，“即西溪所分，”



老地图



古城墙

护城河的水从这里流入，“绕州治北折而西”，“水出漕埠矣。”

顺堤前行，这里的城墙离西溪大河最近，直通城外码头，是城里各种生活资料的专用通道，以前城里的生活资料在码头装卸岸后不经城门，都是从这里进出的。

安吉古城墙在这千余年中，真可谓饱经风霜，这段城墙因为直面大河，是遭受洪水冲击最为厉害的地段，受损也就最为严重。根据文献有明确记载的，古城墙在历史上曾遭受过七次特大的洪水冲击。城墙屡毁屡建，充分体现了安吉人不屈不挠与大自然、与外来侵略者奋勇抗敌的精神。

再往前，又回到了被拆毁的东门。东门外，这里的人家笔者都熟悉，在民居中小憩一下，喝着热腾腾的白茶，我和朋友聊起了天，当然，主题还是今日看古城墙时的感受，我自然有说不尽的自家。

安吉城位于古郛郡中心地带。古时曾经称过桃州，有过它曾经的繁华。按照《东岳行宫碑》的记载，这里是当时的“东南大邑”。

它形成于唐宋，完善于明清。城池虽小，但城墙、城门、谯楼、护城河一应俱全。走近现在的古城墙，长满植被的城墙，历经沧桑的石桥，历史与你撞了个满怀。时至今日，这些保留下来的遗迹，如同一本铺满灰尘的线装书，永远沉睡于悠远绵长的历史沉韵中。

如果世代生活在此的居民要为自家找一个证明，他们第一能想到的还就是这座古城墙：“安吉的历史在安城。”如今的古城墙，尽管遍体鳞伤，但仍然是全省乃至江南地区现存最完整的州、县级城防体系，是绝无仅有的。古城墙在2006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历史已成为过去，古城墙就这样静静地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默默地守望着岁月的轮转，无声地述说着这千年来的绚丽和沧桑。

朋友是在退休后才喜欢上人文的，我们临分手时，他深情地说了一句：“一抹恬静而灵秀的风景，一个跨越千年的生命，太有震撼力了。”